

# 略论台湾传奇画家余承尧及其艺术

刘一菱\*

余承尧(1899-1993年)是上世纪80年代末轰动台港画坛的传奇人物,其艺术成就在中国现代山水画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历史等原因,余承尧虽名震台港乃至欧美,但在祖国大陆至今仍不太为人所知。为了弘扬这笔宝贵的艺术遗产,笔者试于本文略论余承尧其人其艺。

## 传奇人生 画坛传奇

1899年余承尧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一个贫苦农家。自幼父母双亡,年少即以帮人牧牛、砍柴、当木匠学徒为生。13岁上村子华侨创办的初等小学,仅3年便考上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一中前身),并以诗名蜚声乡间。19岁投笔从戎加入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列,2年后回乡成婚。26岁蒙永春人新加坡富商李俊承资助东渡扶桑,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翌年经由国民党革命元老宋渊源举荐转入日本士官学校攻读战略。5年后学成归国受聘于黄埔军校任战略教官。此后长期担任军事教官和高级作战参谋,衔至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日战争期间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战区军防纪视察专员、战区总督战官等要职。1946年因不满蒋介石又悍然发动内战,愤然辞职返乡。从事商贸往来于厦门、台湾、新加坡之间。1949年10月被溃逃至厦门的留日同学汤恩伯强行拽上去台湾的国民党军舰,从此与大陆妻儿天各一方。1954年淡出商界,旷其40载孑然一生,离群索居,沉潜于南管、诗文、书画。

余承尧童少即对文学书法产生兴趣,勤研不辍而功底深厚。留日期间偶知福建南音(南管)于明朝传至日本,深为日人尊崇,演奏者被奉为国宝,联想到国人却视若敝屣,至为感慨,从此立下弘扬古乐南管夙愿且终身不遗余力。至于绘画,却是临近耳顺之年才初尝,虽无师承,亦无粉本,但凭藉极高悟性与顽强韧劲,以自然为师,以笃诚为本,以数十年军旅生涯登山临水、饱游饫看的丰富记忆为灵感,创作出一幅幅震人肺腑、标帜独举的伟大作品。对传统中国山水画诸观念技法均有重大突破,开创了现代山水画的新风格。

从贫苦孤儿到留洋学子,从行伍小兵到官拜中将,从腰缠万贯的富商到箪食瓢饮的隐士,构成余承尧极富传奇的人生。而更为传奇的是,他的艺术首度在大洋彼岸面世后竟被埋没遗忘了廿年,直至望九之年才重新被发现,一夜之间,由被拒之于美术馆门外的“素人画家”变成各路展览炙手可热的明星。

早在1963年,旅美著名艺术史家李铸晋教授到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中国传统绘画,偶然间在友人家中发现了余承尧的画,惊为天才,遂由友人引见拜晤余老,赏画谈艺,深受感动。当即将余承尧纳入正在筹划中、拟往美国巡展的《中国山水画的新传统》参展作者名单里。原计划参展的画家有:王季迁、陈其宽、刘国松、庄喆和冯钟睿,全是当时港台画坛锐意革新的代表人物。相形之下,余承尧显得极为特别,既无科班背景又无师承关系,而且年岁最长又鲜为人知。这一展览由美国艺术家联盟主办,洛克斐勒基金会资助,1966年起在全美巡展长达4年之久。这是余承尧首次亮相国际画坛,他提供了4幅彩墨和6幅水墨山水作品。之后他又受邀参加由美国堪萨斯大学美术馆主办的题为《中国绘画的新方向》巡回展,又展了2年直至1972年。由此,国际间对余承尧与众不同、个性强烈的画风印象深刻。这些高规格的国际展览对参展者来说无疑是极为难得的发展契机。同展的画家都因此得以活跃或更加活跃于国际画坛,成为画廊追逐的对象。惟独余承尧依然故我,依旧默默无闻,甚至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以至崇仰他的海外学者与画家们曾几度辗转寻觅皆未果。

\* 作者为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副教授。

时隔 20 年即 1983 年,在有心人士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陋巷深处找到了久违的余承尧,此时他已是 85 岁高龄。人们难以置信,眼前这位曾饮誉海外画坛的画家过的竟是如此清贫简淡的生活:蛰居陋巷,潮湿阴暗的蜗居里,除一张旧床、几把破椅和三口由大陆随身携带至台湾的老木箱外,就是由几扇废弃门板充当的画桌,别无长物,惟让人眼睛一亮的是书法、绘画、诗词、文稿俯拾即是。书画大多未装裱,随意堆塞在墙角床下,有的惨遭虫蛀蟑啃,有的被人窃走。老人虽年近九旬,但独居且生活全部自理,靠微薄的退伍金度日。看着这位昔日率军南征北战的高级将领,也曾经是驰骋商场的富足商贾,而今却毫无怨言、甘之如饴地过着如此最低限的生活,着实令人唏嘘咋舌!而与这箪食瓢饮的物质生活构成强烈反差的是他那丰赡饱满的精神生活。余承尧数十年如一日,全身心地沉浸在他所钟爱的南管、诗词、书法、绘画的探索中,在简朴之中体验内在的丰盈充实,其精神境界,更是让人仰之弥高!

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凝聚余承尧数十年心血结晶的画作时,不由得又是咂嘴叹绝!看着他那构图强劲有力、墨色浓烈雄浑、结构严谨坚实的花岗岩世界,感受着由此散发出来的坚定意志与顽强生命力,人们再也无法消弭烙刻在脑海里的印象了。他们纷纷撰文向世人推介这位现代隐士,推介其独特的艺术世界和高洁人格。当时的情形颇令人尴尬:许多功成名就、国际知名的艺术家接踵而至云集陋室,向这位老画家致敬并收藏他的画作。而另一方面,把持深具影响力的展览机构却一再拒绝为他举办画展的建议。可事实上,继 60 年代在美巡展之后,余承尧又陆续受海外邀请参加展览:1977 年 9 月应邀在纽约举办个展(这是第一次海外个展);1985 年获邀参加《中国传统绘画新潮流》联展,在法、美巡展;1986 年 2 月至 8 月间应邀参加《现代中国山水画》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和纽约展出。他的作品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已在纽约苏富比拍卖公司拍卖。1986 年 10 月,香港苏富比拍卖目录又出现高估价的余承尧画作,这说明国际著名拍卖行已垂青他的画作。同月,台北雄狮画廊在有识之士的力荐下,率先在台湾举办余承尧首次个展,展览大获成功,轰动全岛。11 月《雄狮美术》辟专辑全面评价其人其艺。至此,余承尧的艺术才正式为台湾社会所认识与接受,一株瑰丽的奇葩终于突破冰封尘锁坼土而出,而此时画家已是望九高龄且不太作画了。随后余承尧又给台湾画坛掀起阵阵热潮:1987 年 7 月,参加《雄狮美术》策划的《当代水墨画展》,首次展出绵延 13 公尺余长的巨构《长江万里图》;9 月,于雄狮画廊举办第二次个展;10 月,在香港市政厅艺廊(大会堂内)举办个展,余承尧亲自赴港主持,并与睽离近 40 年的妻女重逢(这是余承尧滞台 38 年来首次踏出孤岛,之前他曾数次申请赴海外探亲皆遭拒);1988 年,台北历史博物馆隆重举办《余承尧九十回顾展》;台北汉雅轩举办《余承尧近作展》,并出版大型画册《千岩竞秀》。短短 2 年间,余承尧在台、港共举办了 5 次大型个展,其密度与规模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余承尧的画作也屡创艺术拍卖新高:1992 年水墨巨构《山水四连屏》以 682 万元新台币下槌拔得水墨头筹;2002 年彩墨长卷《大江忆写图》更是以 3120 万元新台币成拍。面对迟来的荣誉和辉煌,老人依然沉静恬淡,不动如山。只有心中夙愿愈趋强烈:回归故土!回到亲人身边!

1989 年 10 月,余承尧终于回归契阔 40 载的故园,与妻儿团圆,并定居厦门。1993 年 4 月 4 日晨于睡梦中安然仙逝,享年 95 岁。

## 艺术道路 成就艺术

余承尧 56 岁之前未曾对绘画感兴趣,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得他在垂暮之年拿起画笔呢?

1949 年不虞滞台,余承尧无奈暂且在台继续经商,一边静待时局转变,以期早日回归故园。可是若干年过去了,台海局势仍然严峻,骨肉分离音讯杳然。他愈感“归期未有期”,“艰难行旅非”,前途一片渺茫。这于私骨肉分离、于公民族分离的沉痛悲怨,令他心灰意冷,黯然神伤。本来,由高位谢职解甲还乡,是为了不愿再看到人间悲剧重演,从事商贸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今有家回不得,妻儿难相聚,赚再多的钱又有何用呢?因此他萌生淡出商界的念头,遂将精力逐渐投放到此前无暇顾及的南管研究与推广上,同时继续他所喜爱的吟诗赋词、读书写字。然而这位曾志在“兼善天下”而半生戎马倥偬的壮士,面对一下子多出来的闲暇,竟觉得“是件痛苦的事”,最让他无法忍受的是难以排遣远离亲人故土的寂寥与惆怅。此时,他内心日益郁积的是对亲

人——刻骨铭心的思念;对故园——魂牵梦绕的乡愁;对时局——回肠九转的焦虑。这些充塞胸次的块垒委实需要一种更为有效的纾解方式。就这样,为了舒散胸中块垒,余承尧用扛惯钢枪之手拿起画笔,“无为而为”地画了起来,这年他已经56岁了。

开始尝试绘画时,余承尧还纯粹是为了消遣自娱而“‘衬采’涂涂几笔”(“衬采”:闽南语,随便之意)。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开始到博物馆和画廊看画,开始研究《芥子园画谱》等画典。在观摩研究中,他越发感到疑惑:古人乃至今人所画的山水怎么看都与他所经历的山川形貌迥然。他所经历的山川是结实饱满、变化滋长、层次复杂而极具蓬勃生机的,这样的山水在古今山水画中却极为少见。虽然北宋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所表现出的雄伟山势、真实质感及钢铸般的厚重感令他赞叹,但他仍觉得与自己心目中的山水尚有距离。于是他思索“何不自己画呢?”从这时起他才对自己的绘事有了清晰的预期:首先,他将所画题材限定在山水画。他认为“山水画应该大可发挥的,由山脚到山顶,每一座山都有无穷变化,复杂至极。”<sup>[1]</sup>第二,他认为古今的山水画大多千篇一律,既不饱满又太空泛。“严谨的布局和明暗的画法,在传统里没有”。<sup>[2]</sup>他要用自己的方法画出符合自然真实的山水。第三,他“直觉地认为凡是创作,都没有老师。如果硬要说有,那我要说‘对象是自然,老师也是自然’……画画要阅历,也要会想象,但不需学自古人。”<sup>[3]</sup>他决计不从临摹入手,不学传统笔墨技法。他需要的是纯粹因形象而产生的笔墨技法,而非独立超然的笔墨追求。

明确了上述抱负之后,余承尧乘着“大雅不相师”、“真情自启通”、“一勤天下无难事”的决心,开始了艰巨而漫长的创作生涯。其绘画也由“自娱”向“自觉”转变。他要把饱储胸中的丘壑真相现诸笔端,也要彻底纠正古今画家所画山水存在的错误。

绘画由“自娱”到“自觉”的转变是一个质的飞跃。余承尧前半生厚积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之人文修养,禀赋中的颖悟力与批判精神以及勤勉坚忍的意志使他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一质的飞跃。60年代初创作的作品已明示出他正全面落实其绘画主张:雄浑壮伟的群峦叠嶂、飞泉缭绕的悬崖沟壑、满目葱郁的青山绿水,完全取代了最早期的简淡、疏朗而萧索的画面;构图形式开始表现出对复杂性、严谨性、层次感与秩序感的强烈要求;笔墨上也显示出一种独特的“乱笔”效果,即为了突出形体与层次,不厌其烦地勾勒点琢,反复叠加,构造出与传统文人画笔墨的瞬时性、即兴性、表现性截然不同的极为丰富、饱满、厚重、深刻的肌理效果;画面整体开始营造出一种因由瑰异雄奇之造型、复杂多变之层次、大胆明晰之分割、秩序井然之结组以及丰富自由之笔墨和绚烂斑斓之色彩所构成的罕见的充沛生机与雄浑气势,敷衍出一派意涵深远、波澜壮阔的史诗般境界。而且从这时起,他山水画的题材已明显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养之地故乡永春的呢喃追思;二是对军旅所涉故国山川的遥想追忆。二者糅合成画家所锻造出来的极具独特性、极富艺术感染力的山水瑰玮形象,以及洋溢于其中的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催人奋发、健康美好的热烈情绪。

永春,是余承尧一生萍迹天涯终魂牵梦绕的故园。耸立于故里洋上村的“铁甲”、“石齿”双峰,形貌峻拔,石骨峻嶒,色彩鲜明,不仅培育了他雄强刚健的审美理想,也是他刻骨铭心的故乡之象征,更是其日后山水画创作中山灵意象的根源所在。据余承尧回忆:“当初拿起画笔而不知要画什么的时候,我想起了家乡东边的‘铁甲山’和西边的‘石齿山’,这就勾起我当时在大陆游历的回忆。”<sup>[4]</sup>

数十年的军旅生涯,使余承尧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登山临水,察勘形势,军事地形学的坚实功底使他对山水形态、空间位置的体认与识记具有非同常人的精准眼光和深刻记忆。所见之景、所历之境,无不烂熟于胸。而读书人的天禀又使他每到一处都能用心观察当地风物,乘一时兴会便能咏出几首诗来。尽管军务倥偬,时间穷蹙,余承尧还是创作了大量诗词。正是这些军旅诗作不意间留下极为丰富的画意雏形,成为他丹青岁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如他在《绘画自述》中所言:

“今虽海峡远隔关山阻绝,略一回忆,如在目前。追念前尘,萍踪已渺,然微吟草稿,尚在手边,展而视之,有如坐对,始知游观之咏,均有画意存在,益信摩诘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是有所因……此诗之表达情趣,与画中表达意境,固无二致。……在静室之中,细思往迹,虽形体不全,景象迷糊,不能传真,但略约胸襟,寄之以意,增其背景,亦可恍惚。”<sup>[5]</sup>

就这样,故乡永春和故国山川成为余承尧孤身客居他乡的精神伴侣,成为他飘蓬生涯中一片可供安身立

命的生命绿洲。他在咫尺方寸之间云游乡国江山,也在中国现代山水画坛上开辟出一片崭新天地。余承尧山水画艺术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别开生面的立意。余承尧的画最令人感动的是每一幅都饱含他内心最恳切真挚的情感——殷殷乡愁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切怀念。他笔下展现的都是充满春之朝气、夏之温馨的情山活水。故余承尧绘画立意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着力营造春色,以表现大自然的蓬勃生机。这与传统文人山水画多以萧疏澹泊、荒寒简远为最高境界迥然不同。在他的画里,我们看不到荒城古渡、寒山雪松、落日衰草之类给人凄凉、幽冷、枯寂感受的景物和环境,看到的都是“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的春夏美景。即便是寒岩萧瑟的北方山水,也是一派春风骀荡、万木葳蕤的欣荣景象。给人以蒸蒸日上、生机盎然、健康而富有朝气的印象。显然他于画中抒发的不仅是对春夏美景的礼赞,更是对家乡对祖国大好河山表达不尽的赞美与眷念之情。

2、坚实饱满的造型。余承尧的山水造型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硕大”、“饱满”、“坚实”、“厚重”。他画中丘壑,峥嵘奇伟,连属繁复,气势撼人,堪称是全景密体的典范之作。他极少画云烟,完全没有传统山水画惯用的“云烟锁断”或“云中山顶”,也不循“分疆三叠两段”的构成模式。这完全是基于他对自然深入骨髓的理解和阳刚崇高的审美追求。他以笃诚审慎的笔法勾勒出严谨的块状,再从块状发展出密实的形体,最后由形体构筑起郁重的结构,并殚精竭虑,苦心斟酌景物的高低、远近、深浅明暗等等,最终将错综复杂、结构严谨、坚实饱满的大山大水磊磊落落、堂堂正正、清晰而明了地展现在观者面前。这种雄强刚健的造型风格一出现,立刻给以阴柔淡雅为主流的中国画坛叩响了一串“空谷足音”。

3、特立独行的笔墨。余承尧绘画最让人臧否的是笔墨。保守派贬其为“无章法”、“野狐禅”,有识之士则褒扬其具有原创价值。以余承尧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可以肯定他并非不解传统笔墨的精湛与完美,之所以拒绝自有他明智的考量,对他而言,笔墨是手段而非目的,只要能将他所注重的自然生命趣味表现出来,什么笔墨有效就用什么笔墨,实在用不着去在意笔墨的规定性。因而他创造了“乱笔皴”,认定惟其才能表现出自然的生命力。他的笔墨多以单色墨反复叠加、交织、铺排,较少用淡墨,也不重渲染。其效果往往是随着感觉的不断深化,笔触(笔墨)也在不停地叠加,不仅“状物”而且“传神”,生成一种既是“物质”也是“精神”的厚度。这种不见传统法度的笔墨,与其说是一种“冒险”,不如说是一大成就——“他从无形式中创造出一种形式。”<sup>[6]</sup>

4、绚丽斑斓的色彩。余承尧山水画用色之独特也令人惊叹。他赋色既不同于“青绿山水”的工丽,也有别于文人画水墨的简淡。其突出特点是重绿,而且是极其鲜艳青翠的青草绿色。别说是中国画,就是以色彩见长的西洋画面对这样的绿色也会甚感棘手的。而余承尧的色彩却非此莫属,只有这样的色彩才能与他心目中的自然相契合。他往往以各种层次、不同明度的绿色为主调,辅以蓝紫与赤褐,间缀高明度的鲜黄、朱红,与浓郁的墨线并举,创造出极富色彩魅力和清新逼真的春夏美景。他还经常在水墨旧作上重新上色,多使用不透明的广告颜料。不透明的色线笔触与底层墨线重叠交织,形成一种对比强烈,极为厚重、斑斓的视觉效果。在他的彩墨山水中,还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既来自山外,又发自山体的光感弥漫其中,通幅充满盎然生机,洋溢着清朗明快又温馨浪漫的喜悦。这种惊人的效果,在古今中国画坛无疑是罕见的,直可与法国印象派作品相媲美。

## 余承尧艺术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余承尧的绘画艺术自上世纪末在台港画坛引起轰动后,立刻得到台湾社会的广泛重视与普遍赞誉。许多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如李铸晋、王季迁、陈其宽、徐小虎、石守谦、何怀硕、李渝、倪再沁等,纷纷撰文对余承尧深表敬仰和探讨解读其人其艺。关于余承尧艺术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可以用两位专家学者的评价予以概括。一是李铸晋教授的评语:“他一直替传统绘画注入新的气息……余承尧的绘画具有以下特色——始终是为抒发感情而作画,坚持精雕细琢,以及笔触挥洒自如,这些因素终于造就他成为一名杰出的中国画家。事实上,在现代中国艺坛上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开创者,足与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齐名。”<sup>[7]</sup>二是余承尧的传记作者林铨居所指出的:“余承尧牵涉到的议题不只是一本书而已,而是涉及一个完整的人、一

部活的历史,以及在严格的人格要求与巨大的历史遗产之下,仍能保持高度自由与个性的艺术创作本身。个人、历史与创造三者,成就其一已属难能,余承尧却将之统合得不著痕迹:作为一个艺术家,余承尧非常接近传统人士所苛求的完整的个体,他的游历、诗书、绘画、音乐的修养,他的激流勇退、隐士精神,在在地切合了古来人物品评的理想与标准;他艺术实践的基础深植于传统,却能走出旧有的形式,举重若轻地证明了中国绘画之发展既不到穷途末日,也无须仰仗西学,亦无所谓新旧体用之争,且仍然是一条可以前进或拓宽的活路;而他在艺术上讲究的独创精神与个性,恰恰又证明了上述的历史意识与文化遗产不但不妨碍一个充分自觉的个体之发展,反而是艺术得以深化、博大,甚至是得以解放的能量。余承尧毫无疑问是廿世纪最具深度与启发性的艺术家。”<sup>[8]</sup>两位的话语可谓是深中肯綮。

余承尧的生平与艺术,在大陆至今仍鲜为人知,甚至学术界也少有耳闻。这当然有历史的客观原因,有横亘海峡的人为因素,也因为余老生性淡泊,不事张扬的高山景行使然。他一生的作品全部散尽,不是为了谋利,而是为了拯救千年古乐南管。当年回大陆定居时,不像同期回归福建的沈耀初那样悉数携回作品,兴建纪念馆,而是两袖清风。当人们告知他作品拍出天价时,他淡然而答:“这和我全没关系。”然而,这位当代中国画坛新风格的开创者之一,在他 94 年的生涯中,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堪称两岸近百年政治史、艺术史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他的人生和艺术无疑蕴含重大的人文价值,其艺术道路、创作理念、绘画成就及人格魅力,将给人予莫大的启迪和教益,也正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推崇和重视。

注释:

- [1] 黄春秀:《钟情于生命里的真》,台湾《雄狮美术》1986 年第 11 期。
- [2][3] 黄秀慧:《悠然见南山——余承尧访谈录》,载《余承尧的世界》,台北雄狮美术月刊社 1988 年版,第 27 页。
- [4] T. C. Lai:《神奇的山脉——余承尧的艺术》,香港 Don Bosco 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1 页。
- [5] 余承尧:《绘画自述》,载《千岩竞秀——余承尧九十回顾》,台北汉雅轩 1988 年版。
- [6] 迈可·苏立文:《余承尧的艺术(序)》,香港汉雅轩印行《余承尧的艺术》1987 年版,第 10 页。
- [7] 李铸晋:《余承尧的艺术》,载《乐山之水——余承尧画展》,台北汉唐乐府印行 1995 年 5 月版,第 3 页。
- [8] 林铨居:《余承尧——时潮外的巨擘》,台湾艺术家出版社 2005 年 9 月版,第 8 页。

(责任编辑 王京琼)